

# 何满子



文化人影记丛书

# 何满子

---

何满子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何满子/何满子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6  
(文化人影记丛书)  
ISBN 7-5434-4180-2

I. 何... II. 何... III. 何满子-自传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6349 号

文化人影记丛书

**何满子**

何满子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2.625 印张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00 元

ISBN 7-5434-4180-2/K·173

## 我的后半生

何满子，一九一九年生，浙江富阳人。曾任报馆记者、编辑、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书店总编辑、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社编辑，退休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已出版著作有《艺术形式论》、《论〈儒林外史〉》、《文学呈臆编》、《汲古说林》、《文学对话》、《古代小说艺术漫话》、《中古文人风采》、《中国爱情小说史略》、《中国酒文化》、《忌讳及其他谈片》、《画虎十年》、《绿色呐喊》、《狗一年猪一季》、《亦喜亦忧集》、《鸠栖集》、《世纪末抒情》等学术著作及杂文集二十余种。

## 序 言

爱新觉罗·溥仪有本自传，叫做《我的前半生》，主要讲述他前半生两次做皇帝陛下的曲折经历。我虽没有当过皇帝，但前半生也颇有些曲折的故事，可惜“文革”以前保存的照片，都已被抄得精光，所以这本影记所展示的，只能是相对平庸的后半生。因此，改了一个字，套用了皇帝陛下的书名。

旧时人家从婴孩起，至少每年拍个照，逢节庆还要拍张合家欢，使人到老年还能看到这些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而展颜一笑。至于长大后奔走四方、周旋人生的留影，则更能引起对往昔悲欢的回忆。但我的这些旧照片不但自存的已全部因系“四旧”而被抄没，送给亲友作纪念的也因他们无不遭受同样的命运而消失。本集仅有的前面四张是从亲友那里辗转寻觅来的孑遗，其余全是八十年代以后的留影，这二十来年的人生脚印。

我并不特别喜欢照相，但这些年东奔西走，参加什么集会，总有好事之徒给你喀嚓喀嚓地掀快门，积存的照片不下千数吧。要从这一堆照片中选出五十张，大致能反映历年的经历、交往和人生周旋的过程，确也很费力。旧时浙江民间有句俗话“千挑万选，选了个秃头烂眼”，是讽刺选择老婆弄巧成拙的趣话。希望我的选择不至于如此煞风景，但肯定不是最令人满意的选择。

照片都按时序排列。每幅给出的简短文字，对照片的背景略作说明。限于篇幅，自然语焉不详，要说能呈现“我的后半生”显然是奢望，庶几或能和跳跃度极大的朦胧诗相仿吧。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标准像  
(一九九八，冀沅摄于杭州)



## 冀沅给我拍的“标准像”

照片里的老头是我最近的样子。一九九八年九月，诗人冀沅由杭州来沪相晤，他购备的照相机和他的摄影技术在朋友中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来，给你拍个‘标准像’。”喀嚓一声，把我关进。

夫“标准像”者，只有伟人才需要，印在钞票面，挂在纪念馆；等而下之则用于追悼会，镌在墓碑上。前两项于我无缘；后两项我也决不开追悼会，不立墓。全然无用。为了不辜负冀沅的好意，姑且留在本集作验明正身之用。



与妻吴仲华合影（一九四一年冬摄于成都）

## 这合照是我现存的最早相片

这是由一位亲戚提供的、我现在所保存的一张最早的照片。我和妻吴仲华初恋时的合照。

那时我二十一岁，妻十八岁。我当时在成都《黄埔日报》当副刊编辑，由一位诗歌作者，也是她中学的同学好友卢经钰介绍相识。吴仲华原在甫澄中学读高三，因为“左倾身份”被暴露，正转入邮局当职员。

当年底，得知成都国民党当局在注意我，风声日紧，我不得不离开蓉城，直到一九四四年才由湘桂重返成都。

## 太湖难侣

一九四七年春，我任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从一个新闻来源获悉国民党将派空降部队入侵山东解放区长山岛的绝密消息，那时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已撤退，消息无法传递，我只得发一电讯在天津《益世报》刊出。和军方关系密切的《和平日报》记者谢蔚明得悉蒋介石大怒，要追查泄密者，星夜赶到我寓所，通知我暂避风头。我遂偕妻吴仲华仓皇避到无锡演剧九队，蒙队长吕复等接待避难。好在国民党的事情容易混过，一月后风声一过，我们便回南京了。



太湖难侣（一九四七年摄于无锡太湖畔）



一家三口在南京（一九四七年摄于采访部办公室）



## 一家三口在南京

《益世报》是天主教办的报，我偏撰文得罪了天主教南京区大主教、“政治和尚”于斌，立即被辞退。辞退的次日就进南京《大刚报》当编辑。《大刚报》采访主任高流原兼上海《大众夜报》驻南京特派员，吴仲华是记者。高流去了台湾，我接任兼特派员，夫妻同为一张报发稿，《大刚报》采访部就成了我们的办公室。大女儿何列丽此时已两岁半，是朋友们的大众“小情人”。



全家合影（摄于一九五四年冬。妻手里的小女儿何列音方周岁多，中坐者为岳母叶泽荪）

## 厄运降临前的合家欢

这张照片让我回忆“胡风案”爆发前较顺遂的日子。一九五二年大学院系调整，我被派到外地任教，因为吴仲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编辑，家庭分居不便，我没去，改派到了上海市高中师资训练班教文学课，颇有余暇。一九五四年我同时出版了《论〈儒林外史〉》等三本专著，没想到次年就被株连，莫名其妙地陷于缧绁。

岳母因我被逮捕系狱，忧恐得病，一年后在我被释前而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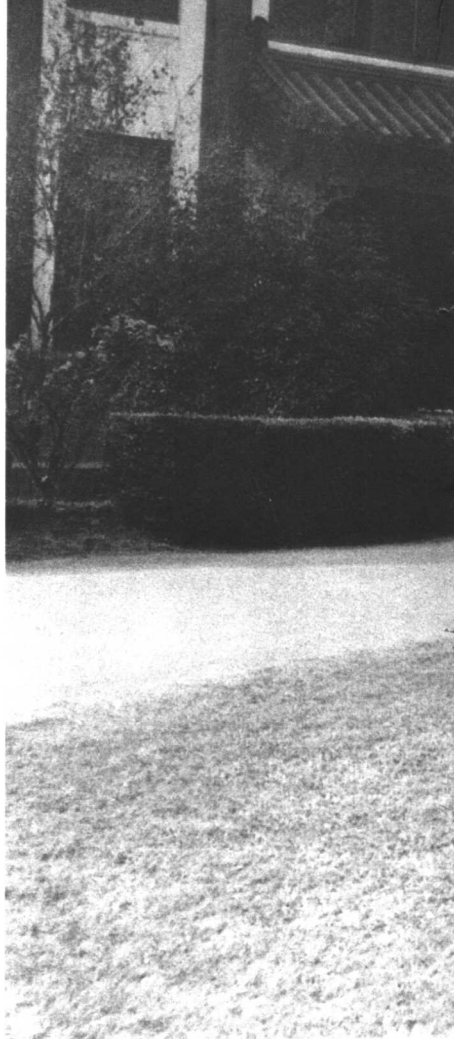
强装他在丛中笑（一九七九年摄于莫干山）

## 强装他在丛中笑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于一九七八年被召回沪，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供职。一九七九年被优待至莫干山休养。我曾作《自题花前小照》一绝云：

强装他在丛中笑，  
聊掩身经劫后哀。  
诗格已卑庸福杳，  
徒凭秃笔换茅台。

是年我正六十岁，感时光已被迫浪费了二十余年，不敢不黽勉述作，盖图追挽有限光阴于晚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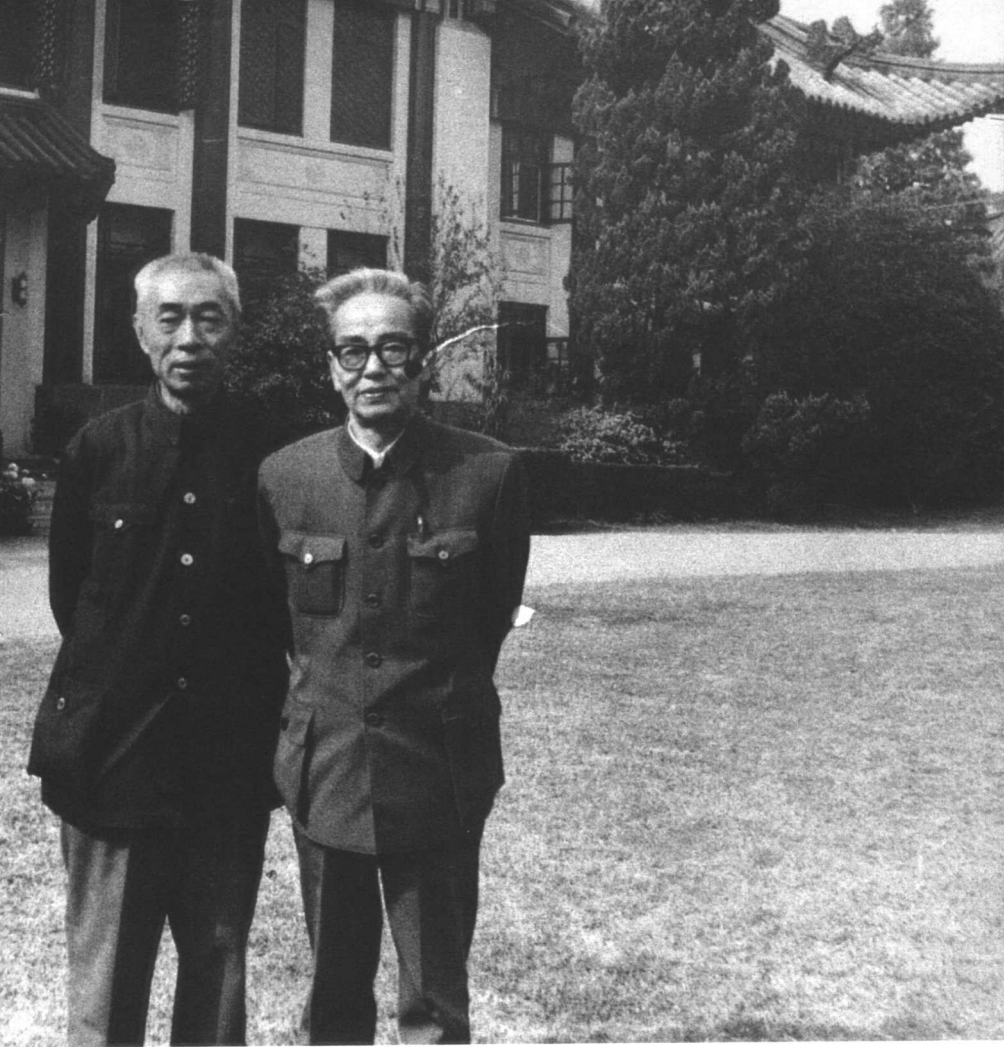


## 死人复活

左立者为章正续，他当时主持《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编务，发了我颇多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文字。八十年代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往往和他相遇，而且常同住一室。

这是我一九八〇年第一次参加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讨论会时，同摄于淄博市一宾馆前的照片。

那时“文革”刚结束，主办此会的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疑我早已不在人世，问他的同学（我的同事）：“何满子还活着吗？”同事告诉我尚苟活于人间，遂发来请柬。那次便是我复活后第一次参加的学术会议。



与章正续合影（一九八〇年摄于淄博市）



《儒林外史》讨论会合影(一九八一年摄于安徽全椒)

## 八十年代出第一本书的因缘

一九八一年为吴敬梓诞生二百八十年纪念，我应邀赴吴氏故里安徽全椒参加《儒林外史》讨论会，摄此照。此照值得纪念者，是因为此次初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杜维沫(后排左起第三人)，因而我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论〈儒林外史〉》一书，通过他而于是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是为我“出土”后出版的第一种书。

照片中大多数已不能追忆姓名，仅知我右侧为范宁(前排右起第三人)，依次右起第四人为吴敬梓裔孙，第五人为《儒林外史人物考释》作者吴泽瀚。余皆不能详矣。



## 考辨施耐庵真伪

这张照片牵涉中国小说史上一桩公案。长期以来,《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否果有其人,一直是聚讼不决的疑案。一九八二年,江苏兴化、大丰发现了可能与施耐庵有关的地下文物和一些新发现的材料,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邀集有关学人前往实地勘察,辨别真伪,我亦应邀参加。